

療」三重壓力下的辛酸與苦痛，並如何在心、身、靈三方面恰如其分地取得平衡。

冉亮在美國首府華盛頓任駐美記者，至今已二十二年，採訪過無數的達官貴人與商賈巨富，如今呈現在讀者眼前的這本書，卻是自己寫自己。描述自己接受化學治療、右乳切除、放射線治療、骨髓移植等抗癌的過程。每道療程都備極艱辛與漫長，彷彿煉獄般的煎熬，非她筆墨所能描述其萬分之一。都在她堅強的意志力，先生和一對寶貝兒女的親情，神的關愛，與友情的鼓勵下，勇敢的走過。

誠如已過世的新聞界前輩歐陽醇及眾多的記者同業稱讚作者的採訪報導一樣：具有深度和具有新聞時效性，本書無疑是讓我們深入瞭解她成功背後的動力，就是書中隨處可見的人間各種愛。從父母之愛、夫妻之愛、兒女之愛、手足之愛、朋友之愛、同事之愛，乃至德蕾莎修女所說的：「真愛是愛到痛為止的！就如同耶穌爲了愛我們而承受痛苦一樣……」，以及證嚴法師未出家前，割捨塵俗之愛的心靈掙扎等等；都成爲作者與病魔對抗的原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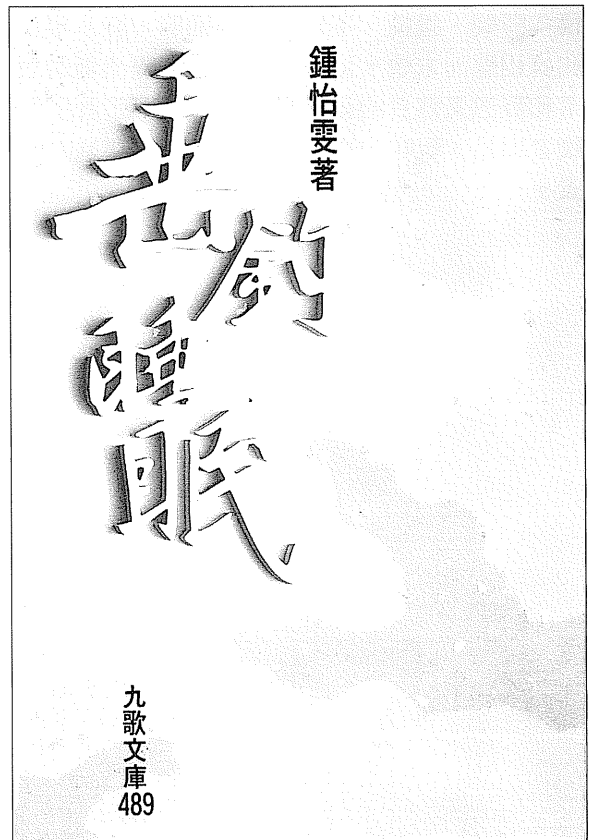
因爲愛，她戰勝了嚴重的乳癌第三期。

因爲愛，使得她自己扮演客觀又忠實的記錄者，將個人罹病的心路歷程如實地記述。

因爲愛，在這個文學普遍失去真情的時代，我們看到了一本有血有肉，充滿了人間至情至愛的好書。

## 鍾怡雯《垂釣睡眠》

◎張春榮



垂釣睡眠／九歌／二月

基於「文學是藝術對生活的陌生化」，以敘述性爲主的散文好手，無不致力於感覺經驗的再經驗，用心於字質語感的鍛鍊，編織成新題材的異樣圖案，釀製出新感性的獨家風味。在《垂釣睡眠》（第二本散文集）中，鍾怡雯超越自己（第一本散文集《河宴》），開拓散文的詭秘世界，令人嘖嘖稱奇。

相對於沛然宏觀的歷史散文，本書冷然微觀，自具密實幽深的肌理；燭照生活的細瑣

(如：〈髮誅〉、〈癢〉、〈傷〉、〈鬼祟〉等)，尋繹生命的氣味(如：〈茶樓〉、〈可能的地圖〉、〈漸漸死去的房間〉、〈神在〉等)。全書敘事言志，潛氣內轉，掘向深層繁複的奇幻心理，掘向主觀寫意的神秘領域；與咄咄逼人的載道，與水淨沙明的朗暢說理，大異其趣。

全書主旨，逸出道德使命的傳統，以時間之流的推移及生命弔詭之感悟為架構，貫串各篇。面對時間，作者有如實的坦然承括，有推移的悵然惘然，有對抗的蒼茫之音(見〈給時間的戰帖〉)；面對生命，除了直接陳述其間矛盾(見〈髮誅〉頁五十一、〈傷〉頁七十)外，更有統攝的省思(如〈漸漸死去的房間〉)與同情的了解(見〈神在〉頁二一四)；姪紫嫣紅與斷井頽垣之相反相成的色調，隱隱然映現全書中。

縱觀全書藝術經營，以遲緩的運鏡，配合擬人的鮮明動作，讓特寫畫面暈染活潑的情意，充滿動向的演出；配合懸想、通感(移覺)的玄秘想像，讓細緻的分鏡帶出深邃的心理空間，通向幻設幽微的詭異世界。尤其在擬人敘述上，全書恣縱馳騁，將戲劇感的律動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垂釣睡眠〉為例，在一般人的筆下無非〈失眠記〉，敘述失眠痛苦，躺在床上，如同煎魚般，多麼渴望一枕黑甜。然而作者居然將抽象的「睡眠」通篇擬人，刻畫與「睡眠」打交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連環災難，極盡酣暢鮮活之能事，自「一定是誰下的咒語，拐跑了我從未出走的睡眠」起，展開四千多字繽紛熱鬧不堪情境的「忠實」描寫，當推此類題材之罕見佳構。

至於塑造意象，全書浮想聯翩，生色翻新。然全書比喻，偏於陰冷灰暗的氣氛，蛇、鼠、蛆、蚯蚓、蒼蠅、蝸牛、女鬼、不鹹不淡的菜餚等意象，前後交疊，塑造驚悚的情境。尤其「蛇」(分見〈髮誅〉頁五十，〈傷〉頁

七十一，〈換季〉頁八十七)、「鼠」(分見〈鬼祟〉頁七十四、七十六、七十九，〈忘記〉九十八)一再運用，透顯作者統一情境的考量及成長經驗的目擊身受(見〈後記：渴望〉)。

《垂釣睡眠》走出作者敘述的獨特風格，並將擬人動態的感性推展至極，成就她鮮明的路數。至於如何溶鹽於水，將議論自然融入抒情敘述中，當是她另一個新的挑戰。